

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

夏邑縣志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上海古籍書店據寧波天一閣藏明嘉靖刻本景印原書版框高二〇·六公分寬一四·八公分

嘉靖夏邑縣志

夏邑縣誌序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冬



天子以守臣議詔改歸德爲府越明年丙午予承乏來守是土歸德爲古宋地因謁上公祠廼嘆宋不足證孔子傷之誌記弗備後將何所考述遂諭各邑長及師

修誌以重茲彝典乃夏邑尹鄭  
子及若師黃子集其邑之博洽  
士撰誌八篇送予予得詳觀之  
觀地理誌則可以知疆域之詳  
觀建置誌則可以知興廢之故  
觀田賦誌則可以辨高下之等  
觀學校誌則可以知儀文之備

觀官師誌則可以稽往哲之實  
觀選舉誌則可以知人才之盛  
觀人物誌則可以知賢人之異  
觀藝文誌則可以見著述之富  
于是夏邑之故亦畧可著矣夫  
誌非徒以考舊而述後也君子  
因是以善其政小人因是以懲

其愆仁以得衆省以舉廢平以  
定賦敬以造士惠思其法選思  
其慎賢欲其彰文欲其質推是  
心也豈惟一邑爲然哉雖施之  
天下可也于是爲序

嘉靖戊申十一月歸德府知府  
李念謹序

# 夏邑縣誌序

明賜進士中憲大夫河南歸德府事刑部郎中德清蔡汝楠著

觀一郡一邑之誌者先於其地理得  
封濟之宜察隆污之習可以制寬猛  
而經貢賦次及宮室之廢興戶口之  
息耗學校之盛衰官師之振墜人物  
之勸懲于以盡一方之蹟會一方之



動然後能極擬議之詳而成變化之  
治故釋誌之義者曰志也魯之春秋  
亦列國之史也孔子曰吾志在焉帥  
夫行者謂之志畢其志者謂之行明  
魯史之作足以引其志於不窮也使  
魯國宗子以其所是非者而樹風聲  
表德行則行不獨言孝經而春秋亦

何但志焉而已也歸德之有夏邑古  
宋地而碭譙之名區也於趙宋為畿  
輔之樞於勝國時為府之首邑嘉靖  
乙巳改歸德州仍舊之府名予實倡  
守之而首入夏邑之境以予不敏歆  
檢括圖帙之散遺訪搜長老之睹記  
然後敢經土而制政焉文獻無徵而

予之治亦無狀無以寄其志於始斯  
無以致其行於終惜乎徒操夫可行  
之勢也昔人有言邦舊者易湮文盛  
者難述商蔡之墟中原文盛述之難  
矣而流風遺事兵火於五代之際淪  
喪於完顏蒙古之時僅存什一於千  
百如有志者烏能不遂筆之於書而

使之湮廢也予守郡無幾何時遽先  
宜人憂還山中既禪除矣而夏邑令  
鄭君廷佐以誌寄予且曰子舊守土  
寔知土風為我序之讀之至人物之  
率章經土制政之宜與事物之變繁  
然大備以予所迷於為治之初者鄭  
君乃能具於治成之後予又烏能不

撫卷而興感也鄭君即此而保令終  
繼鄭君者緣此以圖善始使道商葵  
而經此者歎是邑之盛徵徃古之事  
民物繁阜大異五代宋元之時而禮  
教興行曰此誠聖人所自出之鄉也  
其為志行不亦美哉脩誌名氏與其  
年月邑人丁君既序之矣予不復贅

而惟以志行之實相勗俾刻之簡端

嘉靖戊申四月望日

夏邑縣志叙

賜進士第奉直大夫工部都水清吏司員外郎歸德朱家相撰  
松泉鄭君令夏邑之三載政通化洽修復曠典惟邑乘  
是棘乃闢館庀物禮延儒碩相與訂故拓新聞幽正  
謫再逾月而志成命余叙其始末嘗攷之古者地理  
有圖有志即周官小史外史所掌而道以詔王者俾  
周知廣輪之度民物政理胥此焉託匪直飾吏事傳

人之見聞已也志之義亦大矣哉顧今之長郡邑者  
率皇、於簿書期會等文事若弁髦間有揚芬藝  
苑以著述自雄者復騰臆說以絢麗藻而於政體  
之切要多所刪芟是故務簡嚴或失則疎騁浮華  
或失則詭肆諛誕或失則調蔽也久矣夫邑無志弗徵  
志弗協於義雖徵弗信志之弗可以易爲也固如  
此乃今觀於是志述地理幅員正矣述建置經制



詳矣述田賦利弊悉矣述學校教化崇矣述官師  
臧否辨矣於人物見德業之重於選舉見賓興之  
光於藝文見搜羅之富挈綱分目覈數事陳義公是  
非以昭勸懲廣采擇以稽名實精詮次以存正變  
遂使地無遺蹟官無遺政人無遺善挈樊爲一  
邑之完書矣嗣後官于斯者觀典章之具在知所  
型范產于斯者嚮往前脩力求嗣響而來風之士